



石佛鎮

亦农 著

新星·灵异

石佛鎮

第二卷

亦农

你看见过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吗？

有很多人，其实许多年前已经死了，只是他们并没有马上从亲人朋友的视野中消失，而是继续在人世间生活。直到某一天，他们埋藏在心中的愿望得到了解脱，才会突然消失。

而他们那些不知内情的家人们，却以为他们走失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佛镇. 2/亦农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225 - 443 - 5

I. 石… II. 亦… III. 恐怖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0700 号

石佛镇 2

亦农 著

责任编辑: 许彬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阿瓦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443 - 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石佛鎮

貳

目 录 · 1

第二部

- 52. 蝴蝶结 / 1
- 53. 忏悔 / 8
- 54. 碰瓷儿 / 16
- 55. 3 号单间 / 25
- 56. 阴魂指路 / 33
- 57. 吊死鬼 / 38
- 58. 无邪匕 / 45
- 59. 魔浴 / 52
- 60. 加密信 / 60
- 61. 地下室 / 70
- 62. 隔音诊室 / 78
- 63. 杀无赦 / 85
- 64. 元凶 / 96
- 65. 叶莲 / 108





貳

目 录 · 2

- 66. 纪桂香之死 / 117
- 67. 热的血 / 126
- 68. 魅影 / 137
- 69. 告白 / 145
- 70. 超能人 / 153
- 71. 失控 / 164
- 72. 偷窥 / 175
- 73. 连体 / 182
- 74. 冥道 / 190
- 75. 缝纫 / 205
- 76. 吸腥 / 213
- 77. 魔胎 / 222
- 78. 鬼镇 / 232
- 79. 血浴 / 243
- 80. 藏佛 / 252
- 81. 王中王 / 264
- 82. 拯救 / 276
- 83. 逃亡 / 290
- 84. 尾声 / 297



52. 蝴蝶结

石
佛
鎮
貳

富春堂里一片忙碌，不断有患怪病的病人被送进来。病人疼痛呻吟，家属心焦如焚，护士来回穿行……曹华栋实在无法走开，他在电话中听完纪桂香的口述，沉静地告诉亲家如何照顾刚刚吐过血的白军儒，并开了一服简单实在的处方，最后答应抽时间尽快赶过来。

放下电话，纪桂香有些手足无措，屋里有棉纱布，有止血救心白药，还有曹玉娟前两日拿来的几包常备中药，纪桂香按照曹华栋所说处方，先把几服中西药给白军儒喂了。

吃完药的白军儒神态似乎平静许多。他闭上眼睛养神，似睡非睡。

曹玉娟的女儿白娃，这时还惦记着归还侯丙魁的那枚玉佛手。趁着纪桂香在书房里忙碌，她悄悄一个人出了小院，跑过长满夏草的操场，来到侯丙魁门前。门依然如前虚掩着，白娃叭叭拍门，喊了半天，屋里根本没有任何回应，白娃有些失望，她小眉毛一皱，忽然想到和侯丙魁来往甚密的理发师王拐子，兴许他知道侯丙魁去了哪里。于是，白娃从石佛二中的大门门缝中钻过，一路小跑来到理发店。

“王伯伯，你这两天见到侯丙魁伯伯没有？”白娃冒冒失失闯进理发店，张嘴就问。

“你找侯丙魁做什么？”闻声匆匆从床底下爬出来的王拐子看到白娃，立即两眼发亮。他撸了撸头上的蜘蛛网，一步步僵直地走近白娃。呵呵，好白、好嫩的皮肤，她的血一定好香、好甜！王拐子啧啧地伸出舌头，在

自己的嘴巴外面贪婪地舔了一圈。

“我还他的玉佛手！”白娃突然从小口袋中掏出那枚玉佛手。

隐约的佛光乍现，王拐子立即颜色大变，他噤噤倒退两步，差一点跌坐在他那肮脏的床上。

“王伯伯，你怎么了？”白娃手里握着玉佛手走过去。

“你，你别过来。我，我没什么，你知道我的腿有毛病，总是站不稳的。”说着王拐子故意又晃了晃身子，以打消白娃的疑虑。实际上王拐子是不敢让玉佛手离自己太近，此时他已经感到浑身发热，呼吸急促，必须立即支走这个小姑娘，让她离自己越远越好。王拐子转了转眼珠说：“侯丙魁呀，他去了石佛山野猫林。”

“他去野猫林做什么？”白娃站住，眼里满是不解。

王拐子嘿嘿坏笑说：“听说那里刚刚挖出一个千年人参娃，长得和你差不多，大眼睛，弯眉毛，小嘴，两个小酒窝，可漂亮了。石佛镇上好多人都跑去看哩！你想不想去？”

白娃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王拐子，她对人参并不了解，只是“人参娃”让她有模糊的认识，听了王拐子的描述，她懵懂地点点头。“我得先和奶奶说一声，就去！”

王拐子说：“那个人参娃娃长得有胳膊有腿还有脸儿，听说拿手捏一下，还会发声呢！快去吧，去晚了可就看不到千年人参娃娃了。”

白娃咬了咬嘴唇，这个诱惑对好奇的她来讲太大了，她转回身撒腿就往外跑。

望着白娃远去的娇小的背影，王拐子露出奸猾的一笑，他轻轻地走到门旁，将门虚掩上，然后转回身来到床边，忽地跪了下去，脑袋向黑黑的床底下探去。在那黑暗肮脏的床的下面，有一具僵硬而瘦长的尸体。“宝贝，别怕，我来了。”王拐子瘆人的低语夹杂着发自喉咙的怪笑……

出了刘家胡同，经过张家金玉店，穿过贞节牌坊，跑过观音桥，往东走下去，就是观音河畔的下游。白娃沿着观音河畔继续往下跑，可是，来看千年人参娃娃的人们都在哪里呢？人参娃在哪里呢？跑了许久，白娃站住脚，弯起好看的两弯细眉毛。

“可恶的王拐子，他是不是在骗我，他为什么要骗我！”她在心里问自己。

一只花蝴蝶从观音桥下飞过来，五彩斑斓的花蝴蝶，在白娃眼前飞来飞去，像是在故意诱惑她。花蝴蝶真美丽，飞到东，飞到西，飞呀飞呀，快快飞到我家……白娃的耳畔突然响起一首很动人的儿歌。尚处在少不更事的贪玩年纪的白娃，一下子感觉自己变成了歌中的小妹妹，她痴迷地追随着蝴蝶往前跑，观音桥渐渐地被她抛在身后。

天上的黑云由远而近袭来，漫过高岗，笼罩在野猫林上空，笼罩在石佛山上空，天色比往日里要暗淡许多。那只彩蝶总在白娃的面前飞，飞上、飞下、飞左、飞右！白娃左扑右扑，总是近在咫尺却总也扑不住。白娃不知不觉又往观音河的下流跑了很远。

突然一辆人货两用卡车进入白娃的视野，她不由瞪大了双眼，因为这辆车她太熟悉了。这是父亲白啸天开的车，他们家的车！白娃一愣，放弃了追逐那只彩蝶的想法，直奔那辆车跑过去。仔细看这辆车，不错，是她父亲的车，车门把上那个花蝴蝶的剪纸，还是白娃自己亲手剪了贴上去的。

白啸天的车，停在观音河远远的下流一岸，车身上满是水渍和泥污。那只纸剪的花蝴蝶已令人惨不忍睹了。

车在这里，那爸爸呢？我爸爸上那儿去了？白娃奇怪地围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白啸天的影子。爸爸真是好粗心，把车丢在这里也不怕被人偷了。白娃环顾四周，观音河如飘带一样环绕着石佛镇，远处的观音桥如一道彩虹，横跨在观音河上。那条县级公路从石佛镇出来，绕一个缓慢的弯儿，慢慢通上石佛山的狭道。石佛镇就坐落在观音河的对岸，而这一岸就是野猫林，再往北就是野猫岭、高高的石佛山。

野猫林挨着观音河，隔着一片宽阔的草地，石佛山另一边前来赶集的人，有了内急，都爱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然后小跑一段路钻进野猫林，躲到某一棵大树后撒尿或大便。

白娃面朝着野猫林，把两个小手做喇叭状，冲着林子大喊：“爸爸，你在哪儿？”

林子里似乎有回响：“爸——爸——你——在——哪——儿——”

那只曾经吸引着白娃一步步往前走的花蝴蝶，此时已悄然飞进野猫林。也许爸爸就在林子里，他听到了我的呼唤或者远远地看到我跑来的身影，悄悄地躲在了某一棵树的后面，他要和我捉迷藏！白娃想着，撒开腿往树林里跑去。

此时的野猫林里很阴凉，地面有些潮湿，铺满了去年秋天的枯叶和枯枝。白娃红色的皮凉鞋踏在黑枯的树叶上，沙沙作响。微风从她的身旁刮过，光线愈来愈暗，光阴斑驳，就像因为太悠长而显得静止了的岁月。

“爸爸，你在哪里呀？我是白娃。”白娃压低着声音呼唤，她相信父亲白啸天就在附近，就躲在某一棵老树的后面，微笑着等待着她去发现。一阵风起，刮走了地上一大片树叶。在野猫林的远处，仿佛有一个身影晃了一下，又迅速躲在一棵树的后面。

“爸爸，我是白娃。不要和我捉迷藏了！”白娃加紧脚步跟过去，那个影子也很快地向密林深处移动。那其实是一个女人的影子，她紫色的裙带随着身体的移动而飘摇。

林子愈来愈深，光线迅速地变暗。空气中渗透着一股霉烂的、由动物尸体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白娃脚下一滑差一点摔倒。她低下头，发现地上有一只死猫，脑袋已经完全腐烂，溢出来的脑髓也许已经成了老鼠的美餐。死猫尸体的后腿部位，生满了蛆虫。唯有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直勾勾地盯着白娃。

白娃似乎已经不再害怕了，她轻轻地绕过死猫，好像是怕惊动这只死猫的好梦。“爸爸，我不想玩了，我要回去了！”白娃大声地喊着，她的声音里已有了湿湿的水色。赌气地转回身的白娃开始往野猫林外面走。虽然她的心里仍能感觉到父亲白啸天的存在，但她真的不想再与父亲在这样幽暗诡异的林子里做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了。

前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土堆，土堆上长满了草和藤蔓。在土堆的下部，杂草掩映下，有一浅浅的沟道，白啸天上身赤膊，正躺在这个洞穴中，脚上穿着黑色牛皮凉鞋，白袜子上沾着丝丝青草和污泥！在他的旁边还躺着几具尸体，仅仅穿着裤头，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拖鞋，有的赤着脚什么也没有穿。他们的神色与常人无异，不同的是全都紧闭着眼睛，仿佛经过一天的劳累，此刻正沉浸在熟睡中。

白娃再一抬头，发现了躺在那里的白啸天，她慢慢地走近，屏息凝神睁大眼看着自己的父亲。爸爸似乎睡着了，睡得非常酣沉，他的一只胳膊高高抬起，枕在自己的脑袋下面，另一只胳膊则随意地摆在腹部一侧，他的一条腿卷曲着，另一条腿伸得很直。

爸爸怎么会躺在这个地方？还有他身边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在这

个潮湿又阴冷的沟道睡觉呢？“爸——爸——”白娃猛扑过去，不顾一切双手猛烈地摇着白喇天的肩，但身高马大的白喇天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双目紧闭，状如死猪。

“快醒醒！爸爸，我是白娃呀！”白娃忍不住哭泣起来。女儿的心通常更容易与父亲沟通，并可能产生类似通灵的感应。白喇天依然没有动静，也许因为白娃拼命地摇晃，顺着嘴角悄然溢出一缕如蛇一般蜿蜒的红白相间的血水。

白娃看到从父亲嘴里流出的血污，意识到父亲和身边这些人可能受了重伤，她一个人是无法解救他们的，必须立即回去告诉妈妈和外公。他们是医生，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白娃想到这里，转身就往外跑。

“慢——着，白娃！”一个穿着紫色裙衣的女人突然挡在白娃的面前。这个神秘的女人赤着脚，穿着紫色做底的花方格睡裙。梳着长长的头发，扎着两根长长的羊角辫子，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帘子一般忽闪忽闪充满了不可拒绝的诱惑。

白娃抬起头来，她认识这个神秘而漂亮的女人，她是悦来客栈代父亲管账的梅小青。“真是太漂亮了！”白娃被她此时的妖艳吓得倒退两步，暗想怪不得爸爸喜欢这个女人，她就像一个美丽的白骨精，专门迷惑爸爸。和妈妈一样，白娃从心眼里往外不喜欢梅小青。她理也不理她，转身就往外跑。

“不要着急嘛，你爸爸他只不过是睡着了，他并没有死！”梅小青微笑着再一次拦在白娃面前。

“我要告诉妈妈和外公去！”白娃说着又要走。

“你等一等。我知道你很喜欢花蝴蝶。瞧一瞧，我手里的是什么？”梅小青似笑非笑，她的手里忽然多了一个紫色的尼龙细绳，长长的细细的绳子。只见她两只手熟练地来回交结环绕两下，一个心形的花环活扣就出现在白娃面前。

“你自己向里面瞧一瞧吧，那里有你最想要的东西！”紫色做底的花方格睡裙恰到好处地掩住梅小青白皙的双足，只有在走动时那纤细诱人的脚趾才时隐时现。她的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又向前轻轻移了一步。

白娃忍不住探了探头，就在这一刹那，她看到那心形活扣里的图案，一只美丽的花蝴蝶，轻轻扇动着七彩的翅膀栖息在那里。白娃的心被吸引



了，她似乎忘掉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哇，一只好大好大的蝴蝶！”她脱口而出。

“您想看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蝴蝶吗？这里面有很多哩！”梅小青微笑着，从她那轻启的嘴角，可以看到她冷森森的白牙。

从前有一个古怪的精灵，她用一根结实的尼龙绳子打成活扣，专门引诱小姑娘往那个活扣里面看，小姑娘喜欢什么，古怪精灵就在里面制造出什么样的幻影，轻灵的梅花鹿、红眼睛的大白兔、笨笨的长鼻子大象……小姑娘被深深地吸引过去，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脑袋伸进活扣里面，古怪精灵会突然收紧尼龙绳子，然后拼命使劲地一勒，就把那个贪玩没有防备心的小姑娘活活勒死了，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爸爸、妈妈了……白娃的耳畔突然响起奶奶的声音，仿佛被迎面泼了一盆凉水，白娃猛然打了一个激灵，她警惕地后退一步说：“不，我不喜欢花蝴蝶，我妈妈就在河边等我哩！”说完，一个跨步绕过梅小青，飞快地往野猫林边处跑。

“别走啊！有很多蝴——蝶——”梅小青在后面紧追过来。

白娃加快脚步，她听到身后梅小青的脚步声越来越急，脚下树叶的沙声越来越紧。她跟了上来，她要诱骗我去钻那个活绳结，而后狠狠地一勒！白娃不敢回头，她感觉自己的脖子发紧，有些气喘吁吁了。

我一定要赶快离开这里！白娃给自己鼓劲儿，然而疲惫的她感到双腿如灌了铅般沉重而绵软。头脑因为缺氧已经有些不清晰的白娃，感到梅小青抛出了她手中的绳子，那根绳盘旋着像紫色的长蛇就要落到她的头上、脖子上，而后猛然勒紧、勒紧……

白娃拼命挥动双臂，似乎要驱赶那条紫色的长蛇。前面就是野猫林的边儿了，那一亮一亮绸缎似的东西就是观音河！白娃拼命往前跑，风在她耳边呼呼地向后刮着，树叶树身一闪一闪地往后退。忽然白娃的脚下被一根横长的树根绊了一下，倾力往前跑的白娃身不由己，脚已不得不停下，身子还在往前飞，她踉跄了两步，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因为大口大口地喘息，脑袋贴近地面的刹那啃了一嘴草叶和泥沙。

那个漂亮的妖精一般的梅小青跟了上来，她不动声色地站在白娃的前面。

白娃抬起头，看到一双赤着的脚，接着是一双修长的双腿。再就是紫

底图案的裙子。梅小青俯下如蛇的腰身，冷冷地笑着说：“小妮子，你是跑不掉的。快抬起头，看一看这是什么？”梅小青的手里，依然拿着那根美丽的可以给人带来欢乐也可以终结生命的绳子。

“妈——妈——”白娃用尽力气大叫一声，接着她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白啸天那辆人货两用车静静地停在观音河畔，门把手上那只剪贴的花蝴蝶在微风中颤抖。突然，这辆无人驾驶的人货两用卡车轻轻晃了晃，无声地启动了。四只轮子慢慢地往前转，整个车身也在往前移，一厘米，一厘米，这辆车逐渐靠近观音河，然后像一个喝醉酒的汉子，一头栽到深深的河水里，整个车身慢慢地陷入，终于什么也看不到了。

观音河的水面，又恢复了最初的宁静……



53. 忏悔

忏悔，对许多人来讲并不陌生。它是一个人的良心发现，是悔悟，是心灵的自我救赎。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曾经有过忏悔。然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而今皆如此。况且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罪不可赦！即便他做了最深刻的忏悔，该来的报应必将会来。怨气是最大的魔鬼，如果怨气无处发泄，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也可能陷入恐怖的深渊，残酷的杀戮将无法阻挡。

……富春堂当家医生曹华栋接到纪桂香的求救电话，答应亲自去给亲家诊治，但门诊处仍不断有病人到来，他不得不快速做出处理。吐血，对一个生命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小事，不能再耽误了。曹华栋只好吩咐女儿道：“你公公白军儒一早吐了血，我这里实在走不开，还是你去看一看他吧！”

因为忙碌，曹玉娟早已是满头的汗水。她看了看父亲问：“你不是告诉婆婆处理方法了吗？又让他服了药，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就去。”

曹华栋点点头，拿起电话给纪桂香打过去说：“喂，老白这会儿怎么样？”

话筒中传来纪桂香不安的声音。“他服了药，又睡了一会儿，这会儿刚醒过来。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哩，老白说，他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一

谈，只跟你一个人谈！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事儿？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曹华栋想了想说：“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马上就过去，您让老白好好躺着，别乱动！”

看来是不能让女儿曹玉娟代劳了。放下电话，曹华栋让护士找来曹玉娟，对医院里的情况做了详细交代。曹玉娟一一点头答应。“这里就全交给你了，要冷静，不能慌乱，有事情可以打我手机。”曹华栋亲切地拍了拍女儿的肩，他心底里对女儿十分信任，以她的医术处理现在的情况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爸爸，代我向婆婆问好，让她别太担心了。有时间我就过去看公公。”曹玉娟说。

曹华栋微笑着点点头，女儿与女婿之间的事情虽然他不是很清楚，但也能隐约感到他们中间出现了问题，然而女儿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做好媳妇应尽的职责，不能不说明女儿的大义与大气。曹华栋心里对此是满意且非常欣慰的。

曹华栋抽身从背后的药柜里取了三四包药，放进贴身小药箱，然后脱去白大褂，换上便装，拎起小药箱，走出诊室。富春堂大厅里，病人与家属来来往往，比往日任何时候都热闹。曹华栋往门口走了几步，忽然止住脚，好像想起什么紧要的事情，折回身往富春堂里面走，走过诊室，走过大病房，再往前走就是3号单间病室。

门虚掩着，曹华栋礼貌地敲了敲门。

“请进！”孔庆南走过来打开门。看到曹华栋，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说：“曹大夫，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我们！”

躺在床上的孔宪白要坐起身，被曹华栋示意躺下。“孔会长，你就不要动了。怎么样？现在太阳穴两边还痛吗？”曹华栋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孔宪白说：“吃了你开的药，现在好多了。谢谢你曹大夫。”

曹华栋走到床边，轻轻掀开孔宪白的上衣说：“我看到腹部淤肿也消了一些。”说着腾出一只手，在孔宪白的肚腹上摁了摁，轻轻地问，“这里痛吗？”

孔宪白摇头。曹华栋又换了一个方向，稍稍用力摁了摁问：“这里痛吗？”

孔宪白身子猛然一颤，连连点头说：“痛，就好像有一根神经牵扯到了大脑，你一用力摁，我，我的大脑就像针扎一般痛！”

曹华栋点点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为外人觉察的光亮，他的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收回手直起身子。他又慢慢地转到孔宪白的身后，眼睛死死地盯着孔宪白的脑桥部位。半晌曹华栋用右手指轻轻摁压他的脑桥问：“这里现在有什么感觉？”

孔宪白闭上眼睛说：“那里好像有一粒豌豆大小的东西，这时候不疼了！只是感觉比来时要大一些。”

曹华栋直起身轻松地说：“没关系，很快就会消失的！”他打开药箱，取出一丸有小孩儿小拇指大小的白色药粒，递给孔宪白说：“这是我自己配的药，你现在就把它吃了，对你身体的康复有好处。”

孔庆南急忙端过来水杯。孔宪白对曹华栋再三谢了，仰脖儿把那丸白色药粒吃下去。

看着孔宪白吞下那粒白色的药丸，曹华栋轻轻舒一口气，微笑着点点头。曹华栋走到病室靠窗的位置，往外面看了看说：“这个房间环境好一些，也比较安静，你今晚就住在这里。根据你现在的病状，不需要陪护也可以。”

在窗户旁边，有一个隐蔽的双门柜子，曹华栋无意识地拍了拍那个那个隐蔽的双门柜，放心地转身面对孔宪白叔侄说：“我有点紧急的事情要出去，马上回来。这里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曹玉娟，或者直接打我手机也可以。”

“好，好，曹大夫你忙去吧，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庆南，送一送曹大夫。”

曹华栋从3号单间病室出来，匆匆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往石佛二中。石佛二中曹华栋平常很少来，女儿与校长白军儒的儿子结了婚，因为这层亲戚关系，他才会在必必要时过来一次。白军儒是一校之长，曹华栋是石佛镇闻名百里的医生，都算是文化人士，虽然教育与医术隔行如隔山，但文化人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在白军儒与曹华栋眼里，对方不能算亲密的朋友，但因为亲家，有许多事情还是可以交流与沟通的。

临近中午的时候，白军儒突然清醒许多，看到亲家曹华栋匆匆赶过来，一颗快死的心又有了一些生机。曹华栋让白军儒躺在床上不要动，自

己来到床边，仔细地给他把脉象、看舌苔。

白军儒的脉弱而不稳，舌苔发紫发黑，从咽喉里窜出来的气味苦而涩，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曹华栋微微叹口气说：“亲家，你的身体这些日子不太好啊！是不是受过大的惊吓？惊心动魄对现在的你来讲，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给你带来了两粒宁神静气丸，你先吃下去。切记要养神静气，再不可动怒更不可受惊！”

纪桂香忙着倒水，帮着白军儒把两粒黑色的宁神静气丸吃了。白军儒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吃完药，他示意老伴纪桂香把门窗关了，又将门帘子拉上，然后说：“老纪，你出去给曹大夫做饭，我们两好好聊一聊！顺便把门给我带上。”

“不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还要避着我来讲。”纪桂香心里不舒服，嘟哝了一句走出去，顺手把门牢牢地关上。

“这间书屋冬暖夏凉，现在不会太热吧？”白军儒问。

曹华栋点点头说：“你这个书房，比有空调的屋子还凉快。我不热！”

白军儒喘了一会儿气，颇有些预感地浅声说：“曹大夫，你是医生，你恐怕也看得出来，我是快要死的人了。”

“不要这样想，你吃些药再调理一下，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我们还都不是很老嘛，莫这样灰心。”说这话时曹华栋的底气明显不足。

“唉！”白军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亲家你有所不知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能感觉得到！其实我这个人早就该死，又在这个世界上妄活十几年。她早晚会来索了我的性命去。”

曹华栋说：“呵呵，老白，你如何也信这个？你说的那个她是谁？说来我听一听。”

“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而是在我的身上确实发生了。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可惜啊，花一样的年纪却生生地让我给毁了！人的欲望就是一个大魔头，谁也不怪，是我把自己给害了啊！”经过深思熟虑的白军儒，此刻倒显得很平静。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一次又一次恐怖的折磨下，他无法不将自己掩盖了16年之久的真相吐露出来。之所以选择亲家曹华栋，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小镇名医可以倾诉，而又不会使自己在讲述时太尴尬。

在这个平常的夏季的中午，白军儒做了自己有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灵

魂忏悔，向曹华栋讲述当年石佛二中曾经发生的那一幕——

“这世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16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大学毕业来我们学校任教的叶莲，就深深地被她吸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还有这般漂亮的女孩子，她的飞扬的秀发、玉挺的鼻子、红红的樱唇、细腻的脖颈、丰满的胸脯，把我的心一下子就掏空了。你知道什么叫惊心动魄吗？你知道什么叫勾魂吗？只凭我的两张嘴是说不出来的。只有你亲自见到她，你才会相信世界上竟然存在那样美丽的女孩子！我恨自己比她早生了几十年，如果和她年纪相当，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她，好好地爱她！但是时光给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见到叶莲时，我已经结婚生子。

“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个青春亮丽的女子，一双温柔多情的大眼睛，任何男人都无法抵御都会犯错误的。叶莲就是一个从天上下来的仙女，世间少有的雅丽绝伦啊。从那以后我忍不住偷偷爱上了她，为她魂不守舍。说句最难听的话，我和纪桂香睡觉时，满脑子想象的也全是叶莲！那时候我常想，如果能和这位神仙姑娘共度一晚，就是死了也不冤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鬼迷心窍，竟然对她盟生了不轨的念头，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占有她！那个夏天的晚上，我喝了二两白酒，寂寞难耐，又一次偷偷来到了叶莲的办公室兼住室的门外，我只是想在她的门前站一站，嗅一嗅从她屋子散发出来的那种芳香的味道，或者她无意间走出来能与我碰面说上几句话，我就非常知足了。可是当时天气太热，天又很晚了，太庙这个小院里也没有其他的老师住，叶莲半开着住室的门，只穿着一件睡衣躺在床上。周围如此静寂，天时地利人和，我迈着轻飘的腿拐了进去……我鬼使神差推开她的屋门悄悄走进去。叶莲已经睡着了，我慢慢地回身把门关上，然后走到她的床前。熟睡中的叶莲简直太美了，紧闭的双眼，长长的睫毛，微微的喘息如兰，她穿着雪白的睡衣，裸露在外面的肌肤如雪一般圣洁。当时望着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尤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我强奸了她，虽然她拼命反抗，但怎么能抵挡得住当时恶魔般的我呢！完事儿之后，我仓皇而逃。

“回到家里，我吓坏了，我想如果她去告发我强奸了她，自己这一辈子就完蛋了。什么名声、前途、未来统统都没有了。我曾想拐回去杀了她，但我没有那个胆量！为了这件事，我宁愿去坐牢，去做苦役，在这所